

管子哲學文選

牛力達 著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



“水者，万物之本原也。”

目 录

前 言	2
牧 民	4
形 势	11
霸 形	20
势	29
九 变	34
宙 合	36
枢 言	51
水 地	61
白 心	67
心 术 上	78
心 术 下	85
内 业	93
九 守	121
(与《鬼谷子·符言》比较研究)	
八 观	129
问	132
四 时	134
五 行	141
轻重己	146
玄 宫 · 玄 宫 图	150
版 法 解	163
形 势 解	169
后 记	184

目 录

前 言	2
牧 氏	4
形 势	11
霸 形	20
势	29
九 变	34
宙 合	36
枢 言	51
水 地	61
白 心	67
心 术 上	78
心 术 下	85
内 业	93
九 守	121
(与《鬼谷子·符言》比较研究)	
八 观	129
问	132
四 时	134
五 行	141
轻重己	146
玄 宫 · 玄 宫 图	150
版 法 解	163
形 势 解	169
后 记	184

前言

一九八〇年我到厦门以后，经刘熙钧、张来仪两位老师介绍，认识了厦门大学经济系的陈逸光先生。我们共同研究《管子》。开始找不到书，我乘到福州开会的机会，去省立图书馆，手抄了全部《管子》。该书号称难读，于是查字书，找资料，初步做了一些注释和今语翻译，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较好基础。赵守正先生出版了这方面的专门著作，我就没有再做下去。

为了研究的需要，我与逸光老师在厦门市社科联领导下，筹组管子研究小组，先后编印了两期《管子研究通讯》，分赠全国各有关单位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。一九八六年山东淄博市召开了“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”，接着创办了《管子学刊》，管子研究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研究局面。

细读《管子》书，关于管仲的遗教，比比可见。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些是其遗著。我相信《管子》书大部分是由稷下学宫一些崇尚管仲及其学说的学者，为了适应田齐霸业需要编写的。前些年，北京的余敦康教授首倡“管仲学派”之说，我完全赞成。较之某些权威学者强加的所谓“齐法家”者，要确切得多。

在十年读易（1987—1997）过程中，我仍然关注着管子学的研究。先后编写了《管学素描》、《管子法学文选》两个小册子。长期以来，我在学术研究工作中逐渐形成这样两条意见：

第一，中国哲学史应当从易和《易经》写起。

第二，应当有专章论述“管仲与《管子》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”。这本《管子哲学文选》的编辑、整理，就是为第二个意见寻找根据。

《管子》书现存七十六篇的断代问题，是十分复杂的。切不可一刀切。即是战国作品，也有前期、中期、后期之分。更不能否定它是有战国以前或战国以后的作品。管仲遗著（遗说）也是不可完全否定的。

例如：《四时》、《五行》、《轻重己》以及《玄宫》篇的历法部分，就很值得研究。《四时》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各三个月。《五行》却把一年 360 天按五行分割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每行各七十二天，时代显然比《四时》要早。《轻重己》

也是四季，每季九十二天，半季四十六天，并且有“冬至”、“冬尽而春始”、“春至”、“春尽而夏始”、“夏至”、“夏尽而秋始”、“秋至”、“秋尽而冬始”之说。显然这只能是现行历法：“四立（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）、二至（夏至、冬至）、二分（春分、秋分）”之前的作品。《玄宫》及《玄宫图》更把全年分成三十个节气，每个节气十二天，每个气节都有名称。春秋二季各有八个节气，九十六天，夏、冬二季节各有七个节气，八十四天。有人说是十月太阳历，恐怕又更古老一些。

又如：心术上下，白心，内业等篇。《白心》，《心术上》经文连个“精”字也找不到。《心术上》解的部分与《心术下》才出现少数精字。《内业》则是系统的精气说。哲学上精气说，从萌芽、产生，到发展、完善是个长期过程。如果说《白心》、《心术》是战国作品，《内业》作为精气说的代表作，只能是战国以后了。

收入本文选的文字，除原文外，其解说有解题、语译（白话），注释、按语以及“研究”等形式。有的只注无译，（如《牧民》、《内业》、《四时》等），有的只译不注（如《枢言》、《水地》、《九变》），有的又注又译（如《形势》、《宙合》、《形》前半译、后半注）。《八观》、《问》两篇因《管子素描》已有介绍，只收原文。《九守》一篇，作与《鬼谷子·符言》比较研究。体例不一，按各篇具体情况而定。各篇文字先后排列，既不遵照《管子》原书，亦不考虑时代先后，只从哲学角度，从其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着眼，以《牧民》、《形势》始，以版法与形势二解终。安排未必适当，识者鉴焉。

又，本文选的编辑、解说，曾参考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许维通《管子集校》，马非百《轻重新诠》、《内业注》，赵守正《管子注释》，胡家聪《管子新探》，谨此申明，以示不敢掠美之意。

牛力达

二〇〇四年三月一日

牧民

题解：本文为《管子·经言》的首篇，也是全书的首篇，可以说是全书的总纲。“牧民”二字，是从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的语言，意思是把老百姓（包括士、农、工、商）像牲畜那样来放牧（即管理）。以《牧民》为题，内容讲的是治国治民之道。有人说，本篇不是管仲遗著，但一般公认它反映了管仲的基本思想。这个基本思想，可以从不同角度（例如，哲学的、法学的、经济的、道德的……）来研究。重要的是首先是应从总体上来把握，更能体现《管子》在先秦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。我觉得根据司马迁《史记》所述，应当认为《牧民》篇基本上是管仲所著，但经过后人编辑、错简，今文不一定是司马迁所见原貌了。本文的特殊意义，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白提出：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这样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。

全文共分国颂、四维、四顺、十一经、六亲五法五个部分。小标题放在每节文字之后。现为读者方便，移至每节文字之前。

国颂①

原文：

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。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僻举则民留处。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② 上服度则六亲固，四维张则君令行。③ 故省刑之要，在禁文巧；守国之度，在飭四维。训民之经在明鬼神，祇山川，敬宗庙，恭祖旧。④

不务天时，⑤ 则财不生。不务地利，则仓廩不盈。野芜旷则民乃荒，上无量则民乃妄。文巧不禁则民乃溜，不埒两原则刑乃繁。不明鬼神，则陋民不悟，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，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；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。四维不张、国乃灭亡。⑥

注解：

①本文是韵体，类似《诗经》中的“颂”。内容又是讲治国之道，故题“国颂”。

②以上七句又见《管子·轻重甲》，并在前边冠以“管子曰”，应该认为是管仲原话保留下来的。意思是说：凡是拥有国土、治理人民的君主，务必抓紧四时农事，保证粮食有足够的储备。国家财富充裕，远方的人们就会自动迁来；荒地开发得好，老百姓就安心住了下来。粮食充裕了，人们就会知道遵守礼节；吃的、穿的足够了，人们就懂得光荣和耻辱。开宗明义就抓住了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，要重视农事季节的特点。最后两句，作者天才地揣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，千百年来多为进步的思想家、政治家所称引，奠定了我国思想史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。

③“上服度”君主要服从法度、法律。“六亲”指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。泛指统治阶级和一般民众。全句是说君主能服从法律，统治就会巩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。“四维”解见下节。四维能够做到，君主的命令就行得通。

④减少刑罚的关键是禁止奢靡，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顿礼义廉耻。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是要尊敬鬼神、祭祀山川，敬奉祖先和宗亲故旧。这后一条，说的是古代统治者习以为常的神道设教。

讲到这里，本节的内容已经说完了。下边另起一段，从另一个角度，反面重述了上段的全部内容。这是《管子》书文体结构的一种。

⑤“天时”郭沫若《管子集校》认为应按上段改为“四时”。按这里“天时”，与下句“地利”对应。天时，也就是四时，以不改为妥。

⑥全段的意思是说：不遵守四时农事规律，财畜就不能增长；不注意发挥地利，粮食就不能把仓库装满。田野荒芜，人民就会不务正业；君主挥霍无度，人民就敢胡作非为。不禁止奢靡，人民就会放纵淫荡；不堵塞（君主挥霍、奢靡）这两个漏网，犯罪的人就增加，刑罚就频繁了。不尊敬鬼神，小民就不会感悟（“陋民”二字用得很好。陋就是落后。可见，鬼神之说是专门用来对付落后的人们，统治者自己未必相信。）；不祭祀山川（如封禅之类），君主的威望，就不能远扬。不敬奉祖先，百姓会犯上作乱；不尊重宗亲故旧，孝悌就不完备。礼、义、廉、耻不能发扬，国家就会灭亡。

四维①

原文：

国有四维，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，可正也；危，可安也；覆，可起也；灭，不可復也。

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踰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故，不踰节则上位安，不自进则民无巧诈，不蔽恶则行自全，不从枉则邪事不生。②

注解：

①“四维”，指系在渔网四个角上的四条又粗又大的绳索，用于提起全渔网的纲和目。这是借喻治国的四件大事。作者以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为治国之四维。前节“国颂”说：“四维张则君令行。”又说：“守国之度，在飭四维。”最后说：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讲的是四维对治国的重要性。这一节首先对最后一句做详细阐述，提出：倾，危，覆，灭四个层次。倾，危，覆，尤可正、可安、可起；灭亡了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其次，指出：有了礼，人们就不会超越应该遵守的规范，统治者的地位就会巩固。有了义，人们就不会妄自求进，就不会发生欺骗奸诈的行为。有了廉，人们就不会弄虚作假，文过饰非，行为自然端正严整。有了耻，人们就不会趋从坏人坏事，为非作歹的事就不会发生了。国之四维以礼为首，这是和法家的唯法主义不同。不提及“仁”，又和儒家不同。四维学说，盖在孔子之前，应该是管仲的观点。荀子隆礼，应该是管仲四维学说的重要发展。在今天中共中央再三倡导“反腐倡廉”的时候，管仲的四维学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②何如璋、张佩纶、闻一多、郭沫若疑此节非《管子》原文，乃自《牧民解》混入者。惟今《牧民解》已佚，说明今本《管子》已非刘向所编原貌，姑且当做《管子》原文吧！又《权修》篇也有一段说到“四维”，似亦为《管子解》文字。兹摘抄如下，一并研究：

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礼也。欲民之有礼，则小礼不可不谨也。小礼不谨于国，而求民之行大礼，不可得也。

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义也。欲民之有义，则小义不可不行也。小义不行于国，

而求民之行大义，不可得也。

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廉也。欲民之有廉，则小廉不可不修也。小廉不修于国，而求民之行大廉，不可得也。

凡牧民者，欲民之有耻也。欲民之有耻，则小耻不可不饬也。小耻不饬于国，而求民之行大耻，不可得也。

凡牧民者，欲民之谨小礼，行小义，修小廉，饬小耻，禁微邪，此厉民之道也。民之谨小礼，行小义，修小廉，饬小耻，禁微邪，治之本也。”

四顺①

原文：

政之所行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②。民恶忧劳我佚乐之，民恶贫贱我富贵之，民恶危坠我存安之，民恶灭绝我生育之③。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，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，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，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④。故，刑罚不足以恐其意，杀戮不止以服其心。故，刑法繁而意不恐，则令不行矣；杀戮众而心不服，则上位危矣。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，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⑤。故知予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

注解：

①全节一段，一气呵成，意义完整，并不难懂。管仲是一位民本主义的先驱者。四顺，盖即文中“从其四欲”之意。

②这两句话一正一反，把民心的顺逆提高到为政的首位，是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历史经验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如此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理。

③忧劳、贫贱、危坠、灭绝，四者叫民之四恶。佚乐、富贵、存安、生育，四者叫做民之四欲。这就是作者所谓顺民心，逆民心的具体内容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如此，这叫做历史的局限性。

④满足人民四欲的目的，是为了使人民能够接受四恶，暴露了作者作为剥削阶级思想家的欺骗性。本节最后一句：“知予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”是这四句话

的集中概括。作者超出常人的地方，在于他在《形势》篇指出：“能予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”“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是老子《道德经》基本观点之一，其源盖出于此。

⑤这几句经是《管子》一书德学思想的基本点。作者为他在《国颂》一节提出的“省刑”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。同时，也就与严刑、峻法的先秦法家思想，划清了界线。

十一经①

原文：

处国于不倾之地②。积食于不涸之仓。藏富于不竭之府。下令于流水之原。使民于不争之官。明必死之路。开必得之门。不为不可成。不求不可得。不处不可久。不行不可复。

处国于不倾之地者，授有德也。积食于不涸之仓者，务五谷也。藏富于不竭之府者，养桑麻、畜六畜也。下令如流水之原者，令顺民心也。使民于不争之官者，使各为其所长也。明必死之路者，严刑罚也。开必得之门者，信庆赏也。不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。不求不可得者，不强民以其所恶也。不处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时也。不行不可复者，不欺其民也。

故，授有德则国安。务五谷则食足。养桑麻、畜六畜则民富。令顺民心则盛令行。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。严刑罚则民远邪。信庆赏则民轻难。量民力则事无不成。不强民以其所恶则作伪不生。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。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③。

注解：

①全文分三段，一段比一段更深入，逻辑非常严密。所谓“十一经”即第一段十一句所提的十一条纲领。第二段是对第一段的逐条解答。第三段进一步说明照第二段各条去做达到的结果。可以说第一段为“经”，后两段为“解”，前经后解，是《管子》书的又一种章法，三段论法，不若《国颂》之一正一反也。第一段十一条参见《文子·精诚篇》。

②倾，“一维绝则倾”之倾。《度地》篇：“故圣人之处国者，必于不倾之地。”

说的是“度地形而为国者。”这里，不是讲地形、而是说政治。二者之间没有联系。

③“十一经”的内容自成体系。第一条“授有德”，是说把领导权交给什么人手里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，治国治民的首要问题。第二、三说务五谷、养桑麻，畜六畜，是发展经济，是基础。第四条：“顺民心”，重申《四顺》节所说，是为政治民的根本指导思想。第五条说如何使用民力的问题。第五、第六说罚和赏，是以法治国的两个基本内容。最后四条，是正确处理领导者与群众关系的四条基本原则。像这样用极为简洁的文字，系统而又较完整地总结治国治民经验，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多见。

六亲五法①

原文：

以家为乡，乡不可为也。以乡为国，国不可为也。以国为天下，天下不可为也。以家为家，以乡为乡，以国为国，以天下为天下。勿曰不同姓，远者不亲；勿曰不同乡，远者不行；勿曰不同国，远者不从。如地如天，何疏何亲。如日如月，惟君之节。

御民之辔，在上之所贵。道②民之门，在上之所先。召民之路，在上之所好恶。故，君求之则臣得之；君嗜之，则臣食之；君好之，则臣服之；君恶之，则臣愿之。勿蔽汝恶，勿异汝度，贤者将不汝助。言室满室，言堂满堂，是谓圣王③。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，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。唯有道④者能蔽患于未形也，故祸不萌。

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之；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⑤。故，知时⑥者，可立为长；无私者可以以政⑦，审于时而察于用，而能备官者，可以奉为君也。缓者后于事，吝于财者失所亲，信小人者失士。

注解：

①考之本节内容，“六亲五法”这个小标题似指亲与法的关系：法必合于亲，而亲又必须服从于法。

②道，引申为导。《商君书·君臣》篇云：“臣开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。可证

《管子·牧民》篇在商鞅时代已经流传了。这篇文字首三句 说的是同一个意思。极言为上者的行为对群众影响之大，这又是一个真理。俗语云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。”后文又说：“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之。”充分肯定了领袖人物、领导者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。

③ 闻一多说：“《韩非子·难三》引：‘管子曰：言于室，满于室；言于堂，满于堂。’ 讥其不知御臣之道在藏术于胸中。是管尚诚而韩尚诈，此二家之异也。”

④ 《管子》首次提到“道”，没有具体阐述。参见《形势》篇。

⑤ “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。”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。作者认识到财富由谁来分配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

⑥ “知时者”。与《国颂》节“务在四时”相呼应，首尾完整。

⑦ “无私者可置以政。”与上节“授有德也”是同一个意思。所谓“有德”，就是无私。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。更值得称道的是下文“审于时而察于用，而能备官者，可以奉为君也。”可见，作者是不承认什么“君权神授”的。奉者，由下而上地推举也。作者认为君主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，由大家择人而奉的。考之《大匡》篇首段：鲍叔，召忽与管仲的议论，可信这个思想是属于管仲的。后世有所谓“良臣择主而仕”的说法，在士大夫中开创了爱国高于忠君的优良传统。

· 初秋即景 ·

晨步演武桥，西天乌云漫。

反恐无宁日，红白终须辨。

中东雷雨骤，心中思台湾。

东方曙光现，前景未敢量。

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记

形势

题解：《形势》是《管子·经言》第二篇，紧接《牧民》之后。刘向《叙录》云：“山高，一名形势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管仲传》亦称之为山高。是以文章首二字为题，《形势》则是就文章内容命题。赵守正说：“形，指事物的外形与现象。势，指事物发展的趋势。论证事物的形象与发展趋势，有如现代之讲述所谓规律性。”

全文可分为五个自然段来研究：

—

原文：

山高而不崩，则祈羊至矣；渊深而不涸，则沈玉极矣。天不变其常，地不易其则，春夏秋冬不更其节，古今一也①。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，虎豹託幽而威可载也②；风雨无响而怨怒不及也。贵有以行令，贱有以忘卑，寿夭贫富无徒归也。衔命者，君之尊也；受辞者，名之畏也③。上无事而民自试，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④；鸿鹄锵锵，惟民歌之；济济多士，殷民化之，紂之失也。飞蓬之问，不在所宾；燕雀之集，道行不顾⑤。牺牲圭璧，不足以享鬼神。主功有索，宝币奚为⑥？

羿之道，非射也；造父之术，非御也；奚仲之巧，非斲削也⑦。召远者，使无为也焉；亲近者，言无事焉；惟夜行⑧者，独有也。

注解：

①这几句话是说，山高，渊深，天地四时，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。

②蛟龙、虎豹的神威，需要“得水”，“託幽”才能显示出来。进一步说明两种物质存在之间的联系。

③“名”，或为“臣”之误。这几句，由自然进而分析社会、人事：贵、贱，寿、夭，贫、富，以及君、臣的差别，也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。由于历史的局限，作者没有能认识到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，没有能够认识到社会问题上的阶

级原因。“贵有以行令，贱有以忘卑。”（为《淮南子·淑真篇》所引）

④“抱蜀”，手执祭器，比喻大权在乎。“庙堂”喻朝廷。这两句话含有无为而治的意思。有人根据这一点，论证本文作于道家盛行的战国时代，否认它可能是管仲作品。殊不知这只代表无为观点，并没有“无为”这个词，正表明它出现在老子之前。说道家的无为思想是对管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，不是更合乎逻辑吗？

⑤“道行”意为行道者。与《牧民》篇“有道者”同义。下文“羿之道”，“造父之术”，“奚仲之巧”，盖道、术、巧，三者有相通之义。

⑥这两句，以极为明确的语言，指斥、批判统治阶级的迷信行为，把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化了。

⑦对后羿之道，造父之术，奚仲之巧，运用了三个“非”字。什么是“是”呢？暗示有一种似乎规律性的东西存在，但没有能明确地表述出来。

⑧《形势解》：“所谓夜行者，心行也。能心行德，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！”夜行，与上文“道行”同义。即《牧民》“有道者”之意。

语译：

山高而不倒塌，人们就会来烹羊设祭。渊深而不枯竭，人们就会来投玉祭神。天不会改变它的常规，地不会改变它的法则。春夏秋冬，也不会改变它的季节。这些现象，自古到今都是一样的。蛟龙要到水里，它的神灵才能显示出来；虎豹要依赖深山幽闲，它的威风才可以保持。暴风骤雨之来，没有一定的方向，对它抱怨发怒都是没有用处的。地位高的人可以发号施令，地位低下的人往往忘掉自己的卑下。长寿、短命，贫穷、富有这一类的现象，都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臣下执行命令，是因为君主地位尊严；臣下会接受指示，是由于君主的名分在起作用。君主不必亲自过问，老百姓会自动做事；只要手捧祭器，用不着说话，朝政也会普遍地修明。天鹅发出动听的鸣声，人们都会赞美它。西周人才济济，殷朝的遗民，都被他们感化了，这是殷纣王的损失。一些毫无根据，像随风转动的枯草似的言论，不必去注意它。对燕子、麻雀聚在一起这类的事情，有道行的人是不会去看的。用牛、羊、玉器供奉，不一定能得到鬼神的保佑；只要君主的功业有成，又何必使用那么贵重的祭品？！

后羿射箭的功夫，不表现在拉弓投箭的动作；造父驾车的技术，不表现在驾驭车马的功夫；奚仲做工的巧妙，不表现在砍削木头上。召徕远方的人，光靠派遣使者是没有用处的；亲近国内的群众，光说空话，无济于事。只有内心行德的有道者，才能真正具有这种本领。

二

原文：

平原之径，奚有于高？大山之隈，奚有于深？訾讐①之人，勿与任大②。诤臣可与远举，顾忧③者可与致道。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，往而勿召也。举长者可以远见也；裁大者众之所比也。欲人之怀，定服而勿厌也④。必得之事，不足赖也，必诺之言不足信也。小谨者不大立，訾⑤食者不肥体。有无弃之言者⑥，必参与天地也。坠岸三仞⑦，人之所大难也，而猿猱饮焉。故曰：伐矜好专，举事之祸也。

注：

①訾讐：音此为。訾是诽谤好人。讐是吹捧坏人。

②诤：通“谋”。谋虑。

③顾忧：见识高超。顾，看，观察。忧：读作优，优越，高超。

④《形势解》：“欲民之怀乐已者，定服道德而勿厌也。”

⑤訾，餐之误。餐食：挑拣吃的，偏食。

⑥以上从实际生活中举了一些事例，提炼成一些格言。“无弃之言”，意谓不放弃（不忘记）这些格言。最后以人难于坠二丈一尺高的崖岸，而猿猴却可以随所欲，证明这些格言还是有实际效用的。

⑦古代七尺为一仞。

语译：

平地上的小陂，怎么能算做高？大山之间的小沟，怎么能算做深？专挑好人毛病而专说坏人好话的人，不要给他们重要的任务。谋虑远大的人，可以与他共图大事；能够考虑到忧患的人，可以与他共商治国之道。对于那些只求速效，而

且只顾虑近事的人，走了就不要再召他回来。注意长远利益的人，能够预见到事物的长远发展；材器伟岸的人，往往是众望而归的。想要别人怀念自己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动，而不可厌倦。（不应得而求）必得的事，往往尽靠不住的；（不应承诺而）肯定承诺的话，是信不得的。谨小慎微的人成不了大事，就像挑拣食物的人不能使身体肥胖起来。能够不忘记以上这些话，就可以与天地比美了。从两丈多高的悬崖上跳下来，对人是一个大困难；而猴子却能随意上下，寻找水喝。所以说，骄傲自大，爱好独断，是办事的大患。

三

原文：

不行其野，不违其马。能予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①怠倦者不及，无旷者疑神；疑神者在内，不及者在门；在内者将暇，在门者将待。曙戒勿怠，后稷逢殃。朝忘其事，夕失其功。②邪其袞内，玉色乃衰。③君不君则臣不臣，父不父则子不子。上失其位，则下踰其节；上下不和，则令乃不行。衣冠不正则宾者不严，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。④且怀且威，则君道备矣！⑤莫乐之则莫哀之，莫生之则莫死之，往者不至，则来者不极。

注：

①《牧民》说：“知予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”这里，进一步提出：“能予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”这中间是有差别的，但基本上一致。上句：“不行其野，不违其马。”正是说明现在“予而无取”，是为了将来的“取”。如通常所说：“放长线，钓大鱼。”予而无取，叫做“无私”，谓之“有德”。先秦这一思潮，是与“天下为公”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

②自“怠倦者不及”至“夕失其功”这十句，分析了勤劳与怠惰的相互转化。

③接上文提出“正”与“邪”这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和正、邪消长的辩证法。是从“怠倦”与“无旷”的对立中引申出来的。

④君君、臣臣，父父、子子，所谓“正名”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念。